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一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蘭

善知識品第二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親近善知識莫習惡行信於惡業所以然者諸比丘親近善知識已信便增益聞施智慧普悉增益若比丘親近善知識莫習惡行所以然者若近惡知識便無信戒聞施智慧是故諸比丘當親近善知識莫近惡知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羅陁竹園所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前後圍遶而為說法尒時提婆達兜將五百比丘去如來不遠而逕過世尊遥見提婆達兜自將門徒便說此偈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本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闇冥中

是時提婆達兜五百弟子聞世尊說

此偈已便来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斯須退坐向世尊悔過我等愚惑無所識知唯願世尊受我等懺悔尒時世尊受彼五百比丘懺悔便與說法令得信根尒時五百比丘在閑靜之處思惟深法所以然者族姓子出家學道以信堅固修無上梵行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復受胎有如實知之尒時五百人成阿羅漢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圍遶說法是時曇摩留支在靜室中獨自思惟入禪三昧觀見前身在大海中作魚身長七百由旬即從靜室起猶如力士屈申臂頃便往至大海中故死屍上而經行尒時曇摩留支便說此偈

生死无數劫 流轉不可計 各各求所安
數數受苦惱 設復見身已 意欲造舍宅
一切支節壞 形體不得全 心已離諸行
愛著永无餘 更不受此形 長樂涅槃中

尒時尊者曇摩留支說此偈已即從
彼沒來至舍衛祇洹精舍往至世尊
所尒時世尊見曇摩留支來作是告
曰善哉曇摩留支久來此間曇摩留
支白世尊曰如是世尊久來此間尒
時上坐及諸比丘各生斯念此曇摩
留支恒在世尊左右然今世尊告曰
善哉曇摩留支久來此間尒時世尊
知諸比丘心中所念欲斷狐疑故便
告諸比丘非為曇摩留支久來此間
故我言此義所以然者昔者過去元
數劫時有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
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為佛衆祐出現於世治在鉢
摩大國與大比丘衆十四萬八千人
俱尒時四部之衆不可稱計國王臣
吏人民之類皆來供養給其所須尒
時有梵志名耶若達在雪山側住者
諸秘讖天文地理靡不貫博書疏文
字亦悉了知諷誦一句五百言大人
之相亦復了知事諸火神日月星宿
教五百弟子宿夜不惓耶若達梵志
有弟子名曰雲雷顏貌端政世之希

有髮紺青色雲雷梵志聰明博見靡
事不通恒為耶若達所見愛敬不去
須臾是時婆羅門所行呪術盡皆備
舉尒時雲雷梵志便作是念我今所
應學者悉皆備已然復自念書籍所
載諸有學梵志行術過者當報師恩
又我今日所應學者皆復知之我今
宜可報於師恩然復貧匱無所有可
用供養師者宜當往詣國界求所須
者尒時雲雷梵志便往至師所而白
師曰梵志所學技術之法今悉知已
然復書籍所載諸有學術過者當報
師恩然復貧乏元有金銀珎寶可用
供養者今欲詣國界求索財物用供
養師尒時耶若達婆羅門便作是念
此雲雷梵志我之所愛不去心首設
吾死者尚不能別離何況今日欲捨
吾去我今當作何方宜使留得住耶
是時耶若達梵志即告雲雷曰汝梵
志今故有婆羅門所應學者卿尚不
知是時雲雷梵志便前白師唯願見
教何者未誦是時耶若達梵志便恩
惟造五百言誦告雲雷曰今有此書

名五百言誦汝可受之雲雷白言願
師見授欲得諷誦比丘當知尒時耶
若達便授弟子此五百言誦未逕幾
日悉皆流利是時耶若達婆羅門告
五百弟子曰此雲雷梵志技術悉備
無事不通即以立名名曰超術此超
術梵志極為高才天文地理靡不觀
慱書疏文字亦悉了知尒時超術梵
志復經數日復白師曰梵志所學技
術之法今悉知已然復書籍所載諸
有學術過者當報師恩加復貧之無
有金銀珎寶可用供養師者今欲詣
國界求索財物用供養師唯願聽許
尒時耶若達梵志告曰汝知是時超
術梵志前礼師足便退而去尒時鉢
摩大國去城不遠有衆梵志普集一
處欲共大祠亦欲講論時有八万四
千梵志共集第一上坐亦復諷誦外
道書疏莫不練知天文地理星宿變
恠皆悉了知各欲散時便以五百兩
金及金杖一枚金澡鑵一枚牛千頭
用奉上師與第二上坐尒時超術梵
志聞去鉢摩大國不遠有諸梵志八

萬四千集在一處共有試術過者便與五百兩金及金杖一枚金澡鑵一枚大牛千頭是時超術梵志自念我今何故家家乞求不如詣彼大衆共捔技術是時超術梵志便往至大衆所尒時衆多梵志遥見超術梵志各各高聲喚曰善哉祠主今獲大利乃使梵天躬自下降時八万四千諸梵志等各起共迎異口同音而作是語善來大梵神天時超術梵志便生此念此諸梵志謂呼吾是梵天然復吾亦非梵天是時超術梵志語諸婆羅門曰止止諸賢勿呼吾是梵天也汝等豈不聞乎雪山北有大梵志衆師名耶若達天文地理靡不貫練諸梵志曰吾等聞之但不見耳超術梵志曰我是其弟子名曰超術是時超術梵志便向彼衆第一上坐而告之曰設知技術者向吾說之尒時彼衆第一上坐即向超術梵志誦三藏技術無有漏失時超術婆羅門復語彼上坐曰一句五百言今可說之是時彼上坐曰我不解此義何等是一句五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一　第七張　蒲

百言者時起術梵志告曰諸賢默然
聽說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比丘當
知尒時起術梵志便誦三藏之術及
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尒時八万四
千梵志歎未曾有甚奇甚特我等初
不聞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今尊者
宜在上頭第一上坐尒時起術梵志
移彼上坐已便在第一上頭坐尒時
彼衆上坐極懷瞋恚發此誓願今此
人移我坐處自補其處我今所誦經
籍持戒苦行設當有福者盡持用作
誓此人所生之處所欲作事我恒當
壞敗其功是時彼施之主即出五百
兩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牛千
頭好女一人持用與上坐使呪願尒
時上坐告主人曰我今受此五百兩
金及金杖金澡罐當用供養師此女
人及牛千頭還施主人所以然者吾
不習欲亦不積財是時起術梵志受
此金杖澡罐已便往詣鉢摩大國其
王名曰光明時彼國王請定光如來
及比丘衆衣食供養時彼國王告令
城內其有人民有香華盡不得賣若

有賣者當重罰之吾自出買不須轉
賣復勅人民掃灑令淨勿使有土沙
穢惡懸繒幡蓋香汁塗地作倡妓樂
不可稱計尒時彼梵志見已便問行
道人曰今是何日掃灑道路除治不
淨懸繒幡蓋不可稱計將非國主太
子有所娉娶彼行道人報曰梵志不
知耶鉢摩大國王今請定光如来至
真等正覺衣食供養故平治道路懸
繒幡蓋耳然梵志秘記亦有此語如
来出世甚難得遇時時乃出譬不可
見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出此亦如
是如来出現於世甚不可值又梵志
書亦有語有二人出世甚難得值云
何二人如来及轉輪聖王此二人出
現甚難得值尒時彼復作是念我今
可急速報佛恩今且以此五百兩金
奉上定光如来復作是念書記所載
如来不受金銀珎寶我可持此五百兩
金用買華香散如来上是時梵志即
入城內求買華香尒時城中行人報
曰梵志不知耶國王有教令其有香
華者當重罰之時彼超街梵志

便作是念是我薄祐求華不獲將知如何便還出城在門外立尒時有婆羅門女名曰善味持水瓶行取水手執五枚華梵志見已語彼女人曰大妹我今須華願妹見賣與我梵志女曰我何時是汝妹為識我父母不時超術梵志復生此念此女人性行寛慱意在戲笑即復語言賢女我當與價是非見惠此華梵志女曰豈不聞大王有嚴教不得賣華乎梵志曰賢女此事無苦王不奈汝何我今急須此五枚華我得此華汝得貴價梵志女曰汝急須華欲作何等梵志報曰我今見有良地欲種此華梵志女曰此華以離其根終不可生云何方言我欲種之梵志報曰如我今日所見良田種死灰尚生何況此華梵志女曰何者是良田種死灰乃生乎梵志報曰賢女有定光佛如来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梵志女曰定光如来為何等類梵志即報彼女曰定光如来者有如是之德有如是之戒成諸功德梵志女曰設有功德者欲求何等

福梵志報曰願我後生當如定光如
来至真等正覺禁戒功徳亦當如是
梵志女曰設汝許我世世作夫婦我
便與汝華梵志曰我今所行意不著
欲梵志女曰如我今身不求為汝作
妻使我將来世與汝作妻超術梵志
曰菩薩所行無有愛惜設與我作妻
者必壞我心梵志女曰我終不壞汝
施意正使持我身施與人者終不壞
施心是時便持五百金錢用買五枚
華與彼女人共作誓願各自別去是
時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覺時到著衣
持鉢與比丘僧前後圍繞入鉢摩大
國時超術梵志遥見定光如来顔貌
端政見莫不歡諸根寂靜行不錯乱
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澄水無
有穢濁光明徹照无所罣㝵亦如寶
山出諸山上見已便發歡喜心於如
来所持此五莖華至定光如来所到
已在一面住時超術梵志白定光佛
言願見採受設世尊今不授决者便
當於此處斷其命根不願此生尒時
世尊告曰梵志不可以此五莖華授

無上等正覺梵志白言願世尊與我
說菩薩所行法定光佛告曰菩薩所
行無所愛惜尒時梵志便說偈言

不敢以父母　持施與外人　諸佛真人長
亦復不敢施　日月周行世　此二不可施
餘者盡可施　意決無有難

尒時定光佛復以此偈報梵志曰

如汝所說施　亦不如來言　當忍億劫苦
施頭身耳目　妻子國財寶　車馬僕從人
設能堪與者　今當授汝決

尒時摩納復說此偈

大山熾如火　億劫堪頂戴　不能壞道意
唯願時授決

尒時定光如來默然不語時彼梵志
手執五莖華右膝著地散定光如來
並作是說持是福祐使將來世當如
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而無有異即
自散髮在于淤泥若如來授我決者
便當以足蹈我髮上過比丘當知尒
時定光如來觀察梵志心中所念便
告梵志曰汝將來世當作釋迦文佛
如來至真等正覺時趣術梵志有同
學名曇摩留支在如來邊見定光佛

授超術梵志決又足蹈髮上見已便
作是說此禿頭沙門何忍乃舉足蹈
此清淨梵志髮上此非人行佛告諸
比丘尒時耶若達梵志者豈異人乎
莫作是觀所以然者尒時耶若達者
今白淨王是尒時八万四千梵志上
坐者今提婆達兜身是也時超術梵
志者即我身是也是時梵志女賣華
者今瞿夷是也尒時祠主者今執杖
梵志是也尒時曇摩留支口所造行
吐不善響今曇摩留支是也然復曇
摩留支無數劫中恒作畜生最後受
身在大海作魚身長七百由旬從彼
命終來生此間與善知識從事恒親
近在善知識習諸善法根門通利以
此因緣故我言久來此間曇摩留支
亦復自陳如是世尊久來此間是故
諸比丘常當修習身口意行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
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汝等諦聽

善思念之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尒
時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人
云何似師子者於是比丘或有人得
供養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彼
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
有欲意不起諸想都无此念自知出
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
增減心猶師子王食噉小畜尒時彼
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
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
此人亦復如是若得供養衣被飯食
牀臥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
不起想著之意設使不得亦無諸念
猶如有人受人供養衣被飯食牀臥
具病瘦醫藥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
之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之道設使
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
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所能
得衣被飯食牀臥具病瘦醫藥此諸
比丘不能得之猶如大群羊中有一
羊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羊飽食屎已
還至羊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好食
此諸羊不能得食此亦如是若有一

人得利養衣被牀臥具病瘦醫藥起
諸亂想生染著心便向諸比丘而自
貢高我能得供養此諸比丘不能得
供養是故諸比丘當學如師子王莫
如羊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
知反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
況大恩設使離此閒千由旬百千由
旬故不為遠猶近我不異所以然者
比丘當知我恒歎譽知返復者諸有
衆生不知反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
小者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著僧
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所以然者
我恒不說無反復者是故諸比丘當
念反復莫學無反復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人懈
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
精進者此者最妙於諸善法便有增

益所以然者弥勒菩薩經三十劫應
當作佛至真等正覺我以精進力勇
猛之心使弥勒在後過去恒沙多薩
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皆由勇猛而
得成佛以此方便當知懈惰為苦作
諸惡行於事有損若能精進勇猛心
强諸善功德便有增益是故諸比丘
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阿練比丘
當修行二法云何二法所謂止與觀
也若阿練比丘得休息止則戒律成
就不失威儀不犯禁行作諸功德若
復阿練比丘得觀已便觀此苦如實
知之觀苦習觀苦盡觀苦出要如實
知之彼如是觀已欲漏心解脫有漏心
无明漏心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亦不復
受有如實知之過去諸多薩阿竭阿
羅訶三耶三佛皆由此二法而得成
就所以然者猶如菩薩坐樹王下時

先思惟此法止與觀也若菩薩摩訶
薩得止已便能降伏魔怨若復菩薩
得觀已尋成三達智成无上至真等
正覺是故諸比丘阿練比丘當求方
便行此二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介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介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阿練
比丘在閑靜處不在衆中恒當恭敬
發歡喜心若復阿練比丘在閑靜處
无有恭敬不發歡喜心正使在大衆
中為人所論不知阿練之法云此阿
練比丘無恭敬心不發歡喜復次比
丘阿練比丘在閑靜處不在衆中常
當精進莫有懈慢恚當解了諸法之
要若復阿練比丘在閑靜之處有懈
慢心作諸惡行彼在衆中為人所論
此阿練比丘懈怠无有精進是故比
丘阿練比丘在閑靜處不在衆中常
當下意發歡喜心莫有懈慢无有恭
敬念行精進意不移轉於諸善法悉
當具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介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人不
能善說法語云何為二人無信之人
與說信法此事甚難慳貪之人為說
施法此亦甚難若復比丘無信之人
與說信法便興瞋恚起傷害心猶如
猗惡加復傷鼻倍更瞋恚諸比丘此
亦如是無信之人與說信法便起瞋
恚生傷害心若復比丘慳貪之人與
說施法便生瞋恚起傷害心猶如癰
瘡未熟復加刀割痛不可忍此亦如
是慳貪之人與說施法倍復瞋恚起
傷害心是謂比丘此二人難為說法
復次比丘有二人易為說法云何為
二有信之人與說信法不慳貪人與
說施法若比丘有信之人與說信法
便得歡喜意不變悔猶如有病之人
與說除病之藥便得平復此亦如是
有信之人與說信法便得歡喜心不
改變若復无貪之人與說施法即得
歡喜无有悔心猶如有男女端政自
喜沐浴手面復有人来持好華奉上
信有顏色復以好衣服餝奉上其人

彼人得已益懷歡喜此亦如是无慳
貪之人與說施法便得歡喜无有悔
心是謂比丘此二人易為說法是故
諸比丘當學有信亦當學布施莫有
慳貪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
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得甘露
味至無為處云何為二法供養父母
是謂二人獲大功德成大果報若復
供養一生補處菩薩獲大功德得大
果報是謂比丘施此二人獲大功德
受大果報得甘露味至無為處是故
諸比丘常念孝順供養父母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教二人作
善不可得報恩云何為二所謂父母
也若復比丘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
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
蓐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於屎

溺猶不能得報恩比丘當知父母恩
重抱之育之隨時將護不失時節得
見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難報是故
諸比丘當供養父母常當孝順不失
時節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尊者槃特告弟朱利槃特
曰若不能持戒者還作白衣是時朱
利槃特聞此語已便詣祇洹精舍門
外立而墮淚尒時世尊以天眼清淨
觀是朱利槃特比丘在門外立而悲
泣不能自勝時世尊從靜室起如似
經行至祇洹精舍門外告朱利槃特
曰比丘何故在此悲泣朱利槃特報
曰世尊兄見驅逐若不能持戒者還
作白衣不須住此是故悲泣耳世尊
告曰比丘勿懷畏怖我成無上等正
覺不由卿兄槃特得道尒時世尊手
執朱利槃特詣靜室教使就坐世尊
復教使執掃篲汝誦此字為字何等
是時朱利槃特誦得掃復忘篲誦得
篲復忘掃尒時尊者朱利槃特誦此掃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一　第十張　闕　[illegible]

撻乃經數日然此掃撻復名除垢朱
利槃特復作是念何者是除何者是
垢垢者灰土瓦石除者清淨也復作
是念世尊何故以此教悔我我今當
思惟此義以思惟此義復作是念今
我身上亦有塵垢我自作喩何者是
除何者是垢彼復作是念縛結是垢
智慧是除我今可以智慧之撻掃此
結縛尒時尊者朱利槃特思惟五盛
陰成者敗者所謂此色色習色滅是
謂痛想行識成者敗者尒時思惟此
五盛陰已欲漏心得解脫有漏心無
明漏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
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
不復受胎有如實知之尊者朱利槃
特便成阿羅漢已成阿羅漢即從坐
起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白
世尊曰今已有智今已有慧今已解
掃撻世尊告曰比丘云何解之朱利
槃特報曰除者謂之慧垢者謂之結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如汝所言除者
是慧垢者是結尒時尊者朱利槃特
向世尊而說此偈

令誦此已是　如尊之所說　智慧能除結
不由其餘行
世尊告曰比丘如汝所言以智慧非
由其餘尒時尊者聞世尊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
不可敬待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
云何為二法怨憎共會此不可敬待
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恩愛別離
不可敬待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是
謂比丘有此二法世人所不喜不可敬
待比丘復有二法世人所不棄云何為
二法怨憎別離世人之所喜恩愛集一
處甚可愛敬世人之所喜是謂比丘有
此二法世人所喜我今說此怨憎共
會恩愛別離復說怨憎別離恩愛共
會有何義有何緣比丘報曰世尊諸
法之王唯願世尊與我等說諸比丘
聞已當共奉行世尊告曰諦聽善思
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說之諸比丘此
二法由愛興由愛生由愛成由愛起
當學除其愛不令使生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